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三十七

文集

成仁遺稿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歳久壊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

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合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于救敗存亡興滅繼絶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從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絶者有二

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娩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絶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于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

于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于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疊山匿于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

之于宋而今日交薦之于元何邪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于宰相也哉

錢臨江集序 彭輅

余髫髮辭劍負即知海上有東畬錢先生者則起家開先人也先生以閎學邃源傳其子永州守芹儀部郎萱暨從子給事中薇竝輝暎為時聞人而少子蘥蒸相繼舒翹吐頡載世美而起均所謂鳳毛也先生以戊辰

進士宰盱眙當劇盜劉七擬驅衆度淮先生晝策效死守後為南曹郎事武宗上回鑾之疏天下欽其剴直已而守臨江惠政貽蹟甚夥民到于今思之夫何以功能召嫉則思南之命下而懸車請老矣先生有意于風騷述作之業在郎署蔚然著稱晩而遵晦家園益恣其蘊於觚槧所著寖富積以成帙一日龠手遺草見示語余曰龠懼先君子之盛懿湮泯無傳子盍為我序而傳之余自解褐得交于永州君且誦法先生之所結撰甚深

迺不謝而引其旨曠云竊窺先生之文温潤而栗槩類韓歐而體莊意讜中𥸤時用闡學權政依孝凖忠昌黎子所稱藹如者幾是乎乃其詩春容馴雅句毎天成彬彬乎入唐人閫奥而上窺魏晉之間矣然文之規裁粲粲披之易曉兹可無贅論第論其詩詩固虚虚玄玄物也意興託之乎言而風翩影閃言不能罄又音殊節異人自為家頃者詩學充衍瀰亘宇内遯陳鄙社競述唐與六代各熚巳之長而訾其所不學堅白矛盾孰知烏

之雌雄余恐知先生者之希也老子曰知我希則貴矣先生既以唐為歸宿大致得之少陵彼膚學淺目一泥百廢不知作者用心自有門庭杼軸不涉孟浪也夠詩之道浩浩淵哉譬之溟渤無窮羣而飲者纔取其涓勺惡得以同乎已者為是而異已者之遽非耶仰而遡之國風小雅古瑟之音莖露之味漢所遺也漢樂府鐃歌遒詞壯節古選不琢而文顯易而遠晉宋所乏也晉宋之澹冷齊梁所捐也齊梁之婉逸唐初所亡也麟德神

龍風神之俊天寶大歴易以飛動而凡開元天寶意象之渾建中元和移以傾露而弱大歴建中思致之澈會昌咸通更以鍛削而靡大都後之視前技巧日益前之視後渾沌漸銷壽陵之步非復邯鄲故跡而醇疵高下諸種亦各有之登壇之士安所置取舍其間鄙意則謂詩之原昉於喜之歌咢悲之呻號怨之悲憤思之寄愴故惟出諸性情而剖瀝肝腑使人聞之而渢渢融融感動者為真不爾即横厲髙騁為唐初為盛唐為六朝猶

然無益也而況乎其不果肖也先生之詩多由性情之發志存之而後言言永之而比節其固近真也已夫以性情入景色則景色皆性情以黤彩輔氣骨則氣骨皆黤彩故修辭之矩難朴而易華賤巧而貴拙以愚所明叅先生當日之指何敢必之懸符要不至為郢人之譯燕書焉耳

蘇門集序

陳束

嘉靖甲午冬束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

師會都庭下明年東罷史職出僉湖湘憲事又明年丁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為觀察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而東去行湖北子業遘病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子業葢嘗謂東曰余生平所嚮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矣寓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東乃收其遺言而叙之文有知者弗論論其詩序曰夫詩以微言通諷諭其敎温柔敦厚為主本不通于微不底于温

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于唐其指一也國朝以經義設科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頗多纖詞時則高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内龢豫縉紳之聲喜為流易時則李謝為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為杜時則有李何為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

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
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麄
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
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禀降嵩之
精早弆藏山之旨性鄰其庶學匪待興束髮就傅受知
北郡李先生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言示
志遂忘形焉挹其弘麗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
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絶品流因心師古涉

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
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
往直舉胷情刮抉浮華存之隱㝠獨妙閒曠合于風騷
有應物之沖澹兼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
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
言滿萬其年三十有八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凡庸
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玄
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衷是以即事賦懷每有憂生之

歎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為八卷成一家之言刻之山堂傳諸其人

重刻寓沅稿序

蔡汝楠

聞嘗詑空同李公自叙與漢中張光世同榜事先是翰林西涯李公遺提學石淙楊公書曰今榜張潛冠乎楊答曰微夢陽光世潛豈在後哉三公果聯名魁秦省當時鑒材精諗若是主司竟得其人不其賢乎及汝楠備

官楚郡得接提學三石喬公語及楚材公曰以詩冠楚省者必崇陽胡子也嘉靖巳酉汝楠以鄉試職事見掌卷官因知內簾閱詩初擬第一後不果用又三年先御史今總督侍郎梅林胡公監臨楚試汝楠仍掌卷簾內外閱頗有次公謂汝楠曰薦士得如三石所舉始不負兹役因授內外所上詩卷俾翻閱之汝楠以第一卷進賀監臨公曰兹非其人哉公色喜且曰焉知非謾寧能于數千人中決一士為所素望後拆得之公益自慶不

已汝楠謂三石公先期梅林公臨事知我二溪胡公得非與空同所叙後先相符哉夫二溪爛然之文昭燿三楚按楚名公一時得之不啻味甘露而賞卿雲者汝楠得窺其微葢由其神理然爾業文之士靡不以時好相狥見隹為師比對起伏窮年綴襲幾于海内同風而東南為甚作者既異眞材鑒者焉知得人第如宋學士所云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澌焉弱冉汎乎緒風吁其敝已而猶或許為必售之文何哉二溪崛起楚中因其為文

想見所韞殆力排陳言會其命脉師諸經以濬其根源裁史子以揚其波流浸培既久暢于所發神理先别而詞氣隨之者荆衡之間秀西南之眞材也其遇名公庸有弗知乎抑又聞之荆楚之域名辟所鍾善辨璧者不于其形惟其色澤液滋津津焉徵其神韞然後裁為圭璋薦于明神鏤刻之巧模擬之似何重于辟也今文之善為凡對起伏者玉之形也其用之彌章光輝莫遏者玉之神也以神之所為遇善用其神者鑒之斯謂神遇

不然取士充額而兩不相值焉烏足以語奇覯而嬈盛
傳也二溪薦魁又明年總督侍郎貞所馮公檄聘至沅
辰沅間人爭誦其文欲令人挾一編刻其文沅中丙辰
舉進士知我德清除音方至而汝楠即述故事以諷庠
生及來未幾諸庠士以塾中弟子為介告予曰二溪公
文行之沅中何獨不使吾清溪同沅流乎將屬梓人盡
叙之汝楠應之曰即非此舉雅欲叙楚事附之空同況
公此來實為異數諸君既愛其文當為并道其文之所

由願取則于眞材勿售碔砆而崇刻畫是大有裨于吾庠也

讀劉靜修文集 浚谷

經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者興起于位也以行道也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容其身也非持祿苟容也楊雄美新文劉因渡江賦不可謂之默楊時許衡吳澄之貴顯不可謂之容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于公山佛肸之召其欲往者救時之仁也其所以存心也既而卒不往者律

已之嚴也其所衛道者也聖人度其仁之勢終莫可以致天下而其律已之嚴猶足以垂範于天下來世使天下後世之人仁雖不獲以濟時而義猶足以周身亦不害其為仁也是數子者不先嚴于律已而苟狥于濟時又以其既行不售之學而擬諸聖人欲往不往之心此其所以陷于不韙而不自知也與夫是數子者所謂學為聖人之道而著焉者也世徒見其學聖人之道遂從而學之而不知其著則其于聖人之道又益遠矣姦人

知其有隙之可乘也遂以富貴利達之實附之乎急于濟時之虛名以欺乎世而濟其私是乃治亂安危之所係非一人之進退是非而已也故辨之不可以不早

五先生文粹序

趙時春

世之稱述傳記子史之家至博矣未有不以名號其書者不以名號其書而直稱之曰先生者惟濂溪周子洛程伯仲子秦張子閩朱子為然世以其學同歸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必由之而後入故竝稱之曰五先生先

生云者弟子尊師之稱也五先生亡矣天下之願為弟子者將無以致其力故必求之五先生之文文非所以學五先生也以為學五先生而未得故姑求五先生之文爾五先生之文其于世者博則世之不能為五先生而徒為五先生之文者必大亂眞矣故五先生之文未有不粹者也而曰文粹者以別其亂眞者耳夫聖人之道天道也學者未能合天道故求諸聖人未能得其所以為五先生故求之五先生之文夫自五先生之文以

至天道安在其千萬而存一二哉求千萬于一二而又亂眞者焉則其亡所得可知矣故始于學道終于無所得世乃譏之曰儒者博而寡要陋哉斯言惡知所以為儒哉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博學于文約之于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求五先生之道于其文者得其粹然者乃為約矣茍得其粹然者以為約則雖在斯文猶為衍也嗚呼欲求五先生之道者得斯義而推之庶幾其不為世俗之陋儒矣

康太史集序

趙時春

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為人所排擠其猷為無由自見世世特傳其詩文爾其人本豪邁不覊雄文鉅作世稱所長云至于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異乎吾所聞矣嗚呼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以嘉靖庚子歿歲卒適時春免編修校書官辛丑二月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閟秘之清輝其逝也于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

者曾何足為深計嗚呼文何足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滋欲自放不為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太微張子晝裒諸交友乃克成集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六泉吳子鋟諸木夫世不能致公于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

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旨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為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于是歟嗚呼公其人傑也哉

胡永之集序

趙時春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遁于五陵之墟將謝紳纓以眹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裒輯成集以示顓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倜儻淑瓌之英長河鉅關蓄秘潏曠之氣假之于子子無所庸庸為歌章以暢其聲而有是與曰然曰子何不賡明良矢卷阿陳車攻賦柏梁等比于雲咸韶之音以鴻皇猷而宣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狂擊壤擊磬其情

之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曷以兼而有之而復若是之忞且富與將運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齊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欽大人之風仰探逹者之閾矣夫雷砰電激雲霧瞑迷而戛然不已者司晨之節也大風鈎于萬仞而斥鷃讙呼于蒿下偃之不畏擾搖之不可奪已霜霰分集萬植摧落羣動歸藏蛟龍蟄于重淵而蟋蟀爲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休也王公閣悍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續之

雖能卻之必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為之所也而況于人能為之乎洪鍾瑽絃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宇文之鐸劍閣之鈴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礮雖姸媼殊途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成之人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而廢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在于是與丈人輾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為蒙谿集序

玉芝樓稿序

陳充

唐以詩選士世謂之唐詩士大夫以為詩不唐不工也相與鎔章繢句證體諧音畢其志力以庶幾乎作者之林迺後世寂寥無唐詩即有之亦僅僅數人焉何其難也今天下罷詞賦之科以經術選士然今之經術非若載籍所紀詩書六藝百家之文也里師之緒言莊生所謂駢拇而枝贅者耳士有誦習其說形之楮墨之間一當有司即取高第而去何其易也夫唐人之詩沿流漢

魏上薄風騷非高材絶識之士不闖其藩籬故能者益少今人之文特鄙猥耳又不足以傳世故高材絶識之士不欲為之以睎世而遇合吾鄉于野曹君雅操清修蔚有士望自為諸生時工古文辭不欲為今人之辭以就有司幅尺往往失解而陸沉于明時獨喜為詩詩學唐其清才藻思絶類唐人雜之唐人諸大家中無能上下之者第今時選士以文不以詩今之選士以文君既以文不合故不售矣今之選士不以詩君之詩迺人人

稱之無讓于唐人余常抱君詩而欷歔流涕焉惜其不生于唐也假使君生開元長慶之間當與沈王杜元白之徒供奉人主豈不能摛毫玉堂奏牘金馬而身饗其榮名乎即使君之文少就幅尺以睎合于有司又豈不能如今人取高第躡足青雲之上乎然君皆不值焉此昔人所以絶琴韜劍而慨知遇之難也頃議者欲更選士法稍益之辭賦以收博雅之才如行其言君當褎然首舉無難也已君有詩若干篇題曰玉芝樓稿盖君有

樓在城中可以升高而眺遠余甞從賓客遊焉竹牀棐几圖書滿架飄然有塵外之思君詩多得于此遂以名稿余為作序傳之其人

西塘王先生春煦軒集序　周宏禴

世人有志見欲樹立者輒薄文章曰是技雕蟲耳惡能於時為重輕而文章家則沾沾喜傲翹翹標指曰卒此為大業彼揚子雲云雕蟲之技壯夫弗為壯夫弗為而聖賢而豪傑可知子雲豈不稱文章家而何自貶損也

抑太玄諸書非雕蟲耶此其故吾得而縷數之矣葢文章之道與心通也與行俱也心通而言謂之妙解行俱而言謂之實際上索典謨風雅與夫伊訓魯論以及思孟之徒類有創作何不通之心俱之行乎第解有深淺際有遠近要之解不可謂之不妙際不可謂之不實子雲之書縱未能窺究深微敷陳平易管之所見豈無一斑斑無全豹而要亦見之見之則語眞語眞則言立言立則不朽嗣是王通之著述杜甫之篇叶類能歆多衆

而垂永世者亦以于心自有所通于行自有所俱耳馬遷之雄未解其領要太白之敏未際其眞誠惟以健筆綜核于存亡興衰之會仙材縱橫于烟霞雪月之間故讀馬遷之史記則道往昔于聞覩誦太白之諸詩則生風雲于几席而後之論文者止馬遷論詩者止太白不復知有典謨風雅矣是文章之一變也顧馬遷太白之文章豈苟作哉融以神運以意貫以事繪以章定以格承以調響以聲錯以句潤以字而其神也意也事也章

也格也聲也調也字也句也文復與詩異葢㓜所不得已而各出之以當如和五味爲然馬遷曉其文而于詩有不徹太白曉于詩而于文有弗工技之制也亦見名家之難也唐昌黎氏起而兼之自謂直接羲皇周孔而實只能繼馬遷太白耳能繼馬遷太白而且兼之亦異矣顧昌黎閒能洩全秘達時宜庶幾所謂心通行俱者則昌黎氏未可少也宋元來名詩文者吾惑甚焉掠馬遷及諸漢人所爲文而補砌組織羅太白及諸唐人所

為詩而裁割綴縫驟目之則字句漢也唐也聲調漢也唐也彼自謂馬遷太白人亦從而馬遷太白之彼其字句其聲調真漢真唐矣真太白馬遷矣何也固漢唐人所已語者也其糠粕也萃會其字之奇穎句之險異者而為字句摹擬其調之飛揚聲之傚動者而為聲調固字句則信無弗類聲調得千百之一二耳所謂格以條章章以授事事以達意意以出神吾誠不知若何或者得億萬之一二則已傲視唐昌黎而下之矣謂昌黎無

足與語是豈知昌黎亦心通行俱者擬上古作者實弗逮何至讓馬遷太白第各有所入不相盜襲耳人惟心所不通行所不俱更面貌而語固弗達此嘉隆間大士羣起畢力求所未至一時稱盛甚少司徒王先生時之宗盟也然先生不嘵嘵然向人人談詩文如所謂沾沾翹翹者且先為柱下史日有建白非只空談耳已而先生固不輕以示人也久之盈盈成帙矣帙多更逸亡而門生故吏懼焉裒而緝之得所不逸亡者文凡若干篇

詩凡若干篇奏疏又若干篇總而托之木榆茲郎版曹得給事先生獲所新梓而讀之讀未竟慨然歎曰嗟嗟胡云古今人不相及也文以和平通正根極理要點據事情也為上詩以沖融涵蓄發舒性靈聯絡景物也為最奏疏則異是言弗直則弗動言弗省則弗覽言弗大則弗當言弗犯難則弗貴先生之文和平通正矣根極理要而點據事情矣先生之詩沖融涵蓄發舒性靈而聯絡景物矣先生之奏議言直言省言大言犯難矣于

先生見古人所為文章者顧先生之文非不漢先生之詩非不唐蓋本吾之神運吾之意貫吾之事意之所指事之所值而格定焉格定而章就規章就規而調協度調協度而聲諧律聲諧律而句足聲句足聲而字成句則字句吾所自為字句聲調吾所自為聲調章與格吾所自為章與格無論唐漢即上而典謨而風雅亦只如是何也古今人之神同也其意同也事或異耳事異而意緣事異意異而神由意異神意完而事所欲言則而格

而章而調而聲而句而字如化工造物千態萬狀如大海潤物隨取隨足奈何强字句入所不類之聲調而又强聲調章格以就所不類之事哉先生澹養性體虚育英靈而心通于道故心通而語所自解介絶流俗和容物我而行俱于道故行俱而語所自際先生于詩文也以無意得之矣逼昌黎而躋揚雄氏矣雖然無稽之語何貴于金玉無用之言何俾于饑寒甚哉立言之難也襝讀逐客則悲世之澳忍讀法吏則悲世之深求讀心

誓則悲世之趨改讀一政疏則悲世之紛更讀肅政新疏則悲世之容隱讀邊事疏則悲世之茍安讀肅戎政疏則悲世之避竄讀幽居詩則悲世之自擾讀長至等詩則悲世之急名至發諭療鶴長信諸作先生其有憂乎其有思乎嗟嗟當事者重切用者珍卷中數萬語何不如金玉何不俾饑寒者掄則欲廣心誓而號之衆緝肅戎政疏而更轉聞于朝玆益時所尤重而用所尤珍也固知僅可與先生言耳先生多自得敭歷中外樹策

勲猷文章實不盡先生而予言又惡能盡先生之文章

玄晏齋選稿序　姚世華

文各適其適任乎天倪以各至其至游于燦然之途而已覆視曩古簡複相望華質相調相為用而不相欣厭葢子休洸洋自恣之數十萬言豈能如伯陽之五千文而子長之博奥宏肆必不低眉于孟堅之整率下而稱詩而七子二陸諸謝之沈麗何渠勝王柳之閒淡韋蘇州孟襄陽抵掌五柳第令櫛比而與王右丞李供奉程

試俾工又未知誰屬亞旅也故夫之簡淡而簡淡而謂奇豔非者履康衢而忘嶙峋薜葉之觀者也之奇豔而奇豔而謂簡淡非者襲狐白而忘布縷襏襫之用者也最下而今義則成弘為盛先此太樸後此太彫于時華實等耳而吾獨有羨乎今日能文家之盛非必遠謝成弘何故彼其意不窮幽渺勿令淡楮間一涉前輩臆愧怩弗敢染也語不極鏗訇勿令炎頡偶一沾曩人吻囁嚅弗敢吐也比于成弘有其型而增以沈奥損其質而潤

以陸離可謂綦成固難索解亦不易而僕所覩記里中諸君子與一時寓内推轂諸賢達皆有焉嘘之而來吸之而往簡必赴藻華不離眞鏘發于象先而神遊乎思表以僕耳食即未易窺其所適所至緣而語于各適各至以游燦然之迹幾是乎僕與卜戩父同役自念何能為腹笥聊用公諸同好嗟乎更千年餘而七子陸謝五柳韋孟右丞供奉諸集更二千年餘而子長孟堅之史更三千年餘而伯陽之經子休之文至今人艷談之也

此固各適其適各至其至夫寧以短長較也若乃文成而修橫金纍綬之業自昔伯陽諸人業已不能幾得之矣妄吾何論矣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三十八

文集

七十行戍稿序　周復俊

安寧丘君文舉為予言升菴生平著書凡九十三種行于代者僅四十六種云乃若七十行戍稿則公晚年所作而文舉輯之楊生富春手録也嗟乎公以師臣元嗣

年二十四即舉進士第一官禁林門第科甲亦既通貴清華極矣頃議禮不協思譴滇雲由嘉靖甲申迨己未蓋已三十六祀其客路之悲辛旅次之岑寂歎風雨之淒其感日月之征邁悒鬱亡聊或情與景會意象融適率于篇章寄之加之天賦不羣超悟卓絶博學强記至老彌精故其所著若是其多且麗也假令公出入承明武不越輦轂下而山川之嶔巇草野之蕪曠人情物態之糾紛迭遝均弗經于目亡拂于膺則搗練未精諏詢

罔悉而乾坤海嶽之靈淑亦何由俯仰旁稽以窮其變
縱于論思啟沃之暇敷文代言自宜華美温麗不若窮
而後工如其工也孰與今多由是知天之申錫今上之
陶鎔於公獨至矣憶自嘉靖乙未至甲寅僅三入南滇
載仕西蜀凡二十餘年恒與公握手接膝散帙論文闌
夜申旦開諭勤拳實兼師友之誼且祝毋有文訓予有
誥申貺有篇亡慮數十百札公之于僕何如也今玆來
遊忽覩丹旐飄揚于昆池之上而文舉所輯成稿適携

而至慨歎疇昔不覺雪涕之無從爰命梓之流布海宇
而其所著書併疏其目于左方庶學士大夫知有攷焉

楊升菴集序　周復俊

予少聞揚子雲其人湛默自守不欲嬌然于世意其中
若無餘者及觀甘泉河東長楊解嘲解難厥辭滃潆淩
摩盪擊飄轉流互儵忽如神至太玄法言奥矣又何所
暢懸殊也其惼桓生屈候邑有以哉皇明光嶽氣完英
賢雲蒸文道古雅滇南戍史成都楊公慎興焉人皆云

今之子雲其信然耶公幼慧頴八歲即點綴儁絶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三南楊公設四事詗之皆生平所未了公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歎曰此眞才子既紬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諧逾湜而遠未幾恩譴滇雲違丹禁而就朱炎辭宻親而之荒戍萬里于邁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旅棲髙嶢扃絶世務時與韻士浮艫游轤窮金碧林泉之勝人間斷簡奧篇延搜極殫行游飲嘯唫披不徹獨舞之暇著書五六十種扶疎浩蕩考訂精密

篆隸草眞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學可想也漢以降儒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迺今兼之以故含英擷秀之士識或不識皆宗尚焉當此之時寧知公與子雲其孰為雋也君子曰大夫低回新室竟蒙投閣之恥公揚音吐氣于聖朝雖投荒三紀寂歷以終不逮䎗皇猷輝帝制殊可悼盡方諸子雲一何夐邪公為文憲章遷固翱翔晁賈總轡于屈宋染指于王劉濯纓于權柳而扶搖縱恣有其似之不必摹擬而始工則奚止馳駕子雲已

乎公自稱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今兹所覯特九畧之一𤅢旃檀之片香已耳俊往時總憲蜀臺邂逅公金沙寺謂予不鄙斯集幸刻諸吳中予既口諾心許之慨徐劍徒縣嵇琴洸響爰次遺編并叙其世庶來葉有考焉

刻南中集鈔叙 周復俊

癸丑夏五余三使南陲訪升菴先生於連然海莊未覿也久之緘鯉徵鴻貽音授簡以南中集鈔梓繡未精丁

寧彫易先生詩刻在人間若南中集二卷南中續集二卷手書升菴詩二卷升菴楊先生詩二卷皆已映色瑤珪騰輝虹漢顧鴻辭麗藻登載實繁脊楮殘章散遺不少近從記憶遠逮蒐披小市孤林方珉片碣凡慈宮仙苑之留題竹宇松亭之揮灑涼縑暑箑之所流傳漁舸樵扉之所斂蓄曠若二時俄堆簡素而又獲連然諸生入門高弟知余篤好千里惠將亡異鱗屋飛珍鷄林薦馥矣余乃撫几而歎曰此江潭澤畔之吟太乙藜輝之

飫也登臨游矚之遺金馬碧雞之光也筇茨蓬藋之韜文苑木天之儲也海童蘆笙之倡明庭清廟之奏也余何敢忘焉余何敢忘焉嗟乎子雲未老寧無摯節之桓譚季雅有文行見賜纁于光武乃若先生之詩權衡千古操縱百氏列錦合綦含英茹實驅馳漢魏肯與顏謝比肩掩抑齊梁何啻徐陰接壘斯則奎緯有章神化所至非東吳菰蘆中人所能知也刻成視前上卷通爲二卷云

顧行之集序

周復俊

始余識行之于林皋也從陸墓楊塄行遊散至浦口見一宅門舍晻藹上書柴門次流水乳燕度春雲意其中必停雅人通刺候之倉卒接晤論吐蒸洽遂怡然相彌日始退便定交于籬落之間桑竹之蔭矣君長才博學風神儁朗內受靈沖倘徉不羈故藻翰之工點綴氤氲景效睫前情融世外尋其累牘率如春雲流水之音始歎其駿今愕其贏矣系本世族蚤折桂枝茂承箕裘之

緒充其所挾料佩玉紆紫咫尺斯近蕭然夷曠不以時務經懐既旅進旅卻年髮稍頹川途盤桓時境岑閴羈思所牽亦增累歎每結情于林澤寄況于樽𦆵而尤悠于篇章怨而不誹憤而不激視緼袍如黼裳等蓬宇于綺閣可謂得風人之正者矣明興詩禮聿新自吾郡太傅徐公泊崆峒大復輩出力培古雅浣滌頹風衡璣迴斡學者宗焉而君以玄識清襟適遘時會非徒排比數勻音律流暢尤顧瞻風雅存尚風骨一篇一咏光采照人

譬之文輪王輅陳載敦夁驅馳于清塵芳草之郊觀者咸仰其輞轅之堅孜于之麗也是弗得為正始之遺響乎夫詩之教微而其為韻也遠微斯淵深淵深斯巨測茍非學窺百氏則不能含包千古而致極其精迺若其韻命之者天授之者神英英郁郁與化俱生冉冉焉溶溶焉如水上花漪雲端月流又如月霞灝氣飄帶林岫雰霏映蔚可挹而不可盡學循滋習大道可通韻非化甄不可强得故知韻者詩之所由汙隆也無病學之弗

充惟患韻之弗足聲歌非韻莫楨矣則詩豈易云者哉
行之洞示今古式凖諸家刋削模擬止絶揮霍而繩之
惟中雅廹唐初恥攀元宋宫徵務調其音方圓不爽其
度情藴夫辭色銷于象泯然無蹟混以化遷亭亭如也
軒軒如也與外縟中槁閲末終篇而倦者夭澤矣斯非
學與韻兼勝者邪顧懋仁見之歎曰洋洋焉懿哉夫詩
乎行之世居郡西周山有林巒之勝父終藩參家劇清
約其棲陸墓蓋依婦家楊氏云集凡四卷古今詩四百

十四首雜文二首

蘇長公集抄序　顧治

山蓋海錯非不珍也然以之常食則不如穀冰綃霧縠非不貴也然以之常衣則不如帛有淺丈夫者以為帛與穀之不足御也斤斤焉珍貴之求而人亦遂以是羣而和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世之言文者何以異此其言曰我進于古矣吾尊周秦而卑唐宋矣凡文之所以衰者皆韓蘇數子為之也嗟乎韓蘇數子者其見豈遽出

若人下哉彼誠有以自蜕者固無用此區區肖貌為也且夫古之人專得其神故惟恐其有所似而其眞獨完今之人專得其形故惟恐其無所似而其眞彌喪神形眞似之間斯古今文字之辨也余少而最喜蘇氏父子之為文而喜長公尤深謂其縱橫類子長綜覈類賈傅玄虛類莊生變幻類佛氏忽來而莫知其所由來忽往而莫測其所由往澹而實濃質而實綺辟如人終日食穀而曾不厭口終歲衣帛而曾不厭體此亦眞之至也

神之極也故曰無味而味出焉無文而文生焉若長公者近之矣於是即余生平有當乎心者命兒子悉别而抄之凡八卷總若干篇葢非獨為兒訓將使天下文士以似亂眞以形奪神者其或有寤焉耳

故陳光州嗚玉園集序　顧治

往歲甲戌故友陳貞父自寧鄉徙寧州已而坐脱賊黨歸則著容憤以發舒其鬱鬱不平之氣其寫廬源顛末白甚當途者宽之方擬嚮用貞父而貞父固不芥蒂益

理鳴玉圜以自快每交霉雨横溢貞父輒股引田斗諸

山水直走潢池魚薄閶沸若崩雷飛雪也嘗邀余坐浮

青舫見萬魚緣亂水而下細者撥刺跳沫無算貞父顧

縱之去而其尋丈者差不肯受約束忽而屈强作人力

勢如拔扈矜雄者貞父竊大笑是復欲類陳家老子邪

亟命圜公數曹共挾之因喚姬人騁金錯為鱠水絲紅

縷照耀雕俎中不覺空堂晝寒綠酒增色也當是時賓

客共厭粲罷余乃叱箸而起曰今法網稍稍寛矣卒不

就理者豈罰太重賞太輕乎貞父以為不然夫賞罰者上所以礪世而非下所以自礪也要在罰而莫測其所由怒雖薄必威賞而莫測其所由喜雖小必勸如其可移之以賄賂而不辨之以貪廉則其法窮而無所施各希兾于他日之得而規避于一時之失其蒙厚賞峻罰皆具文也將安貴法矣吾故曰苦無法于是余進曰然則尚嚴乎貞父又以為不然今夫豪傑之士非如羣兒爭膏其田宅肥其子孫而已也固曰吾胡然而不負上者

及其竟也齟齬于資格而不得越牽制于議而不得專方且以因循為老成方且以含糊為忠厚設有大役始而聽此人焉捐鉅十萬姑試而漫嘗之不效也既而聽彼人焉又捐鉅十萬已輟而更作之或昨是而今非或攘利而掩害舉一切非常難奏之功都付之苟且依阿之手其幸而成則吾享其福其不幸而敗則人受其禍天下卒然有故泛泛之如橫舟不繫而豪傑之氣已枯竭而無餘矣尚何以為天下吾故曰苦有法其惟有法以

御庸材無法以御豪傑而後可余聞而歎息者久之殊悲貞父老不盡究其用居二年丁丑十月貞父以蒲州趣之北而適有太白為彗其光竟天閃閃如懸斾也余送之更酌貞父曰長庚勸汝一杯酒貞父其行矣蒲州誠知人定有當于貞父者比赴銓部僅奉例左官知寳雞也貞父雅不耐折腰溷風塵吏未到官首登華山拔希夷峽餐玉女蓮華抵李白呼吸通帝座處頗文而記之累千百言至數其犯死道凡有八不似昌黎徒狂哭

為也亡何再遷光州治愈寧名愈戚竟輿病還卒于家
矣於乎余今乃恨格之能死人也貞父卒之九年已丑
春其伯子爾耕痛貞父不獲信其志獨念貞父文章多
英爽駿烈酷肖其人初不學他子削鐻刻棊以鬬工呈
巧第私所欲吐便自娓娓落紙不休尤長尺牘藏者榮
之耕謂梓傳于代麤足慰貞父九原而屬余校定總若
干卷顏曰鳴玉園集亦貞父遺意也余晚而交貞父然
誼最堅不宜以燒筆硯而無言者幻眞子曰昔虞仲翔

云海内有一人知已死可以無恨甚矣心相知之難也貞父剛腸勁氣摧倒當世偶限于上第遂蹇蹇州縣没其身乃至今海以内知貞父非一人寧獨以政事文學抑德之休明不誣耳貞父不死哉貞父質行具載本傳弗論論其有關治理與余燕語者次于篇

紫峯文集後序　丁自申

紫峯先生文集梓於家塾梓於書坊海内爭愛而傳之寢病未廣自申之入蜀也則取今子及峰君所遺抄本

而翻刻之既以請於文峪毋公序其編次矣復不揆蕪淺而掇其後曰惟文之弊於今有可言者自周文郁郁誥誓繼謨訓而傳歷漢而唐而宋代有作者各以所長傑然而自鳴一家秦與漢之不可為周與唐之不可為漢宋之不可為唐也且言人人殊非獨其世則然自曾思孟著書同宗孔氏之道而學各有從入言各有攸當要以文其意之所欲言闡其藴之所未發其為道相謀則均也彼老列莊荀數子雖皆為偏曲不該之見然彼

馳騖其精神鼓舞其筆端騁雌黄之雄辭而爭為道術矜赤幟者今其書具在人自為家可讀也何至如今人沒身塗俗學之口耳而張吻談秦之糟餘哉夫唐宋文稱六大家氏推本韓祖孟歐祖韓柳與韓頡頏蘇父子一門曾王一時較相考訂而其文務去陳言前後相掩不可謂非步秦漢絕塵者而無秦漢一句一讀何也鎔金在範色象肖而規製别矣豈今人命辭顧出六大家右哉宋人有言黼黻刺繡良錦也尺寸而割之則綈繒

之不若世之刻意班馬句字而模倣者皆割錦之類也即使優孟似叔敖吾猶惑焉今觀先生諸作本孔孟之學術程朱之義理而發以自然之文章固不當與文人題品然其推嶽倒海之氣媚澤輝山之精卓乎成一家言未知與數君子相伯仲何如自申恐世之讀斯集者執蹊徑以求先生之文將茫焉而無所入故為是說以質正焉若先生之吟咏性情則愚嘗以比於宋儒康節方追悔少作而以為未盡也觀者因是文而得其意于

文之外或可以想見先生云

巾笥集序　丁自申

昔之論文者曰文章與時高下夫文章高下因人者也虞夏商周之書無論已今學士大夫言文人人率宗西京豈不謂西京去古未遠有雄渾宕博之氣觀其文知其世然如司馬賈董數子可謂炳炳然西京者矣然子長之文奇相如之文麗賈誼之文激發大要以其周流歷覽比類寓詞與夫少年之英邁據其才情性術各有

所至而言人人殊矣由數子而他可攷而知也惟仲舒氏以其下帷發憤之學其言最為近古不惟天人三對考見學術而正誼明道寥寥二語世孰有加之也仲舒非所謂西京獨冠者耶數子者生其時與相先後而文則大致相遠今所稱西京文者直取子長以下句比而字肖之輙以為入漢堂奥而曰古在是古在是不知漢文之所以近古者為有仲舒不背六經宗旨也其淵源最近古云稍後劉向匡衡者出皆相繼明經術為儒者

宗以彼極諫封事與治性戒妃匹諸疏何其言論淵懿有六經之遺則文章信以人為高下槩委於時者非也必若西京四百年後其文巳降則韓歐生於唐宋乃為力追古作其時之漢與不漢奚計哉雖漢時亦有傑然獨出其文不羣者如仲舒衡向是巳若瓊泉先生之為古文也其自以意而為之古者也先生蚤歲受詩治匡氏之學而博極羣書洞貫性命長於發明經旨即董劉未能或之先者始先生弱冠魁閩中主司梓其文為程

式遲十七年而後舉進士先生於經學可謂如釀之醞如繭之繅其為古文所由來者遠矣按集中諸作多揚摧風雅比經傳義而美頌直規遠引廣譬雖極貫穿博洽惟斷自經史而戰國策韓非稗官小說之書弗與焉至論其體裁渾雅意度悠揚則自西京而上其屬辭不必同自眉山而下其命意不能到當必有鑒古者能評隲之矣先生昔為留曹其文盛行時有談古文虎視西京者士類籍籍爭慕也然先生守所學自信益篤久之

士論亦翕然以定夫士類而果籍籍西京也則先生其仲舒向衡漢文之傑出者乎抑不然也則願先生且自處於唐宋之間不聞論文者以韓歐二氏為非古也其淺陋惡足以窺作者之庭第不敢謂於經學藐無所見故直知先生學有所本其文一以意為古而使天下不敢以異世而殊視古文者或於余言有取焉集舊刻於筠陽為筠陽集今合續集刻之而易今名則先生所自命云

袁永之集序　王格

余與袁永之生同歲方永之發解南畿也余亦舉於鄉明年同第進士讀秘館書日與永之出入承明相周旋也次後彼此官轍雖不得一律然以永之之才而竟終於外臺簽書余之罷河南也又適與之同牛驥同櫪在永之固為未究其用而在余則已幸矣昨丁未之臘永之嗣子尊尼以所刻永之之集見寄且屬為序當是時永之葢已下世余泣而存之未有以為尊尼復也歲月易除倏忽更十有七八載矣而卧病江渚亦五換嘉靖之歷平居塊獨諸念皆息而獨於

海内故人之思有不能忘於夢寐者况與永之蹤跡之同又若是邪頃兒子宗彦遊太學曾見尊尼尊尼意若有望於余者噫余何人而顧於永之有所蘄也謹畧載平生所與永之遊談之槩而庶幾以償其宿心曰嗟乎文章之事以其時則稱於聖朝者嘉靖為極以其地則稱於中夏者三吴為盛而永之所以自處與人之所以稱永之者皆不肯居後永之居館中時其聲譽甚隆余下方之士固不能有所窺瞷及余出為縣朝於京師與永之相見則永之以

典試歸自大梁也向余道其在大梁得見李崆峒語言頗悉余時逐逐困吏事亦不暇諦聽後數年余督餉姑蘇訪永之於桃花别墅時永之以徒中居憂而余又即罯進止自便故與永之始盡平生之歡其談及藝文亦不似曩時之草草矣永之語余曰杜子美詩人之富者耳其妙語葢不及王孟諸公又出所選唐伯虎集示余而定其評曰伯虎才甚駿惜流落後不自檢束大隋於樂天隊中耳故所存伯虎作百纔一二語稍涉樂天即

黜之嗚呼永之遠不喜子美樂天而近於伯虎所稱僅此其際果易窺耶今全牒具在讀者取其言合而觀之盡可以得永之矣永之耿介有直節在兵曹不能媚權貴人故緩急無左右之者以至得罪其視學廣右又恥紬體其大人卒上病自免其果決自任如此文章葢特其餘事耳余昔赴永新也永之贈詩曰一官淹驥足百里試牛刀仕姑蘇又贈詩曰十年一見知非易楚水吳山莫浪分此二篇余寶藏之猶在巾笥手跡宛然而謦

歎則不可復聞矣傷哉傷哉余非敢謂知永之而其慕永之則非淺世固有知而慕之而視余又能特深者幸相與推而明之

書昌黎集後　王格

退之千載之文雄也自有退之而世之推而尊之者至矣何假於余言爲重耶而余於退之則有深悲其見詘而不能不爲之辨者焉夫自東漢以來學者習爲綺麗之文代相祖襲侵淫至於南北朝極矣唐興餘風未泯

上以此求士下以此自媒淪於心骨而莫覺其非葢八百有餘歲而後得退之退之生於流離孤獨之中非有師説道授及科禁示之趨避也而一旦起而矯正之今觀其文大抵忤時背俗與唐人若異代然者雖衆共非笑而所持益堅以卒抵於成其原道原性原人佛骨表諸篇雖辭旨所極未必盡合世儒銖兩揣摩之嚴然大要尊孔氏排異端扶斯世而反之於經自孟子後一人而已揚雄王通之流未足多也而又氣韻豪

勁才力卓犖凡事之所當言與心之所欲言一經其手輒指切如在目前而縱橫曲直輕重疾徐隨所向而皆得如意眞若與神遇而莫測其心原之所起者此退之之所以為能而世人之瞠乎其後葢以此也當退之時人已尊仰之矣及宋歐陽永叔蘇明允父子相與表章而退之之名遂益大顯於世歷元逮吾國初曾未有呰之者弘治正德閒海內無事人文勃鬱遂至異論紛囂譏唾前古而退之亦不幸而與其擯棄之中至詢所慕

尚則動以六經左國秦漢六朝為言如退之輩恒鄙偶之置度外耳於戲為此者其亦知退之莫能深乎夫以退之之才豈不足方駕古昔者色色而雕刻之種種而模擬之不求其神情而惟取其形似在退之當更能耳然而退之必不為此者恥蹈襲之不足為而欲自為其家也夫恥蹈襲而欲自為之則凡今人之所誇以為髙而欲陵轢退之者迺退之之所羞道而不為者耳而何以服退之之心乎且退之於古人之文所以包舉而採掇

之亦不遺餘力矣特其繩墨所到心匠由已力能融貫之而不見其迹耳故余以謂退之學古而不泥於古如今人則直謂之古矣此所以異也使退之而亦如今人之為捕風逐塊而不能有所自立則何以驚動千古而其言至於今不廢耶昔宋之中葉其文亦過於艱澀若劉煇輩所為是已歐陽永叔從而排斥之以歸於雅馴而復乎退之之舊故後世言文者每以宋為準的焉則永叔之功於是為大也嗟乎今時亦必有永叔者而後

其頽波可止余非其人也然所見如此不敢以不盡又安知世不有由吾之説憐退之而寛假之者乎夫使退之而果見寛假則其於為文也亦必有所折衷矣

書臨川集後　王格

夫介甫曠世之逸才也議者徒見其非薄宋制創立新法卒之黨同已排異議以釀成靖康之禍遂從而詆訶之若寇讐然亦過矣夫世之士學古篡言竊仁義道德之腴以悦澤其辭而取禄位者其自待雖孔孟無以

過之及攷其所樹立往往脂韋勢利視其言百不一酬如是者古今不少也余觀介甫之人亦採摭百家蹂躪羣籍而自舉已意以鍵制之其所稱説憂憤動必依於先王而奇辭遠旨多有世儒所未窺者變法之端已見於少作葢其生平不肯以流俗自處其高才鋭志本如是也一旦都要津受知世主遂盡舉而力行之以為堯舜之治眞可必其親見者斯豈有意於亂天下哉自信之大過而弛張之無漸也然較其言行亦畧相符葢庶

幾古人所謂幼學壯行非苟為富貴而已者也當介甫時大儒輩出程張諸君以道學顯歐蘇諸子以古文名而介甫介其間意蓋欲兩取之觀其議論可見矣然而卒無以勝而其名乃為衆賢所掩至論其實亦無甚媿焉所可憾者遭時太驟而畢露其底裏以成其僻遂為世所指目耳假令所涉稍蹇亦如正叔子瞻之遇於時而畧低佪於儕列之中則人方珠璣其唾餘扼腕其用之未竟以為宋之天下惜矣何至鄙薄而怒斥之耶

介甫有言人言廉潔而直者非終然也規有濟耳又謂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雖陷於不義而猶能自强以列於後世於戲介甫亦不幸而類是乎余又稽宋之末造羣奸竝進固介甫之所遺而國勢所以不競者其原誠在於此然才賢之生不必皆世用而天欲亡人之國必盡使其不肖之人布列於位以壞亂其所爲宋至徽欽天時人事可知矣雖微介甫能保滿朝皆君子乎即使皆君子又能保完顔之不南牧乎而其咎乃盡歸於介

甫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亦枉甚矣昔朱晦菴列介甫於名世而國初蘇伯衡稱古今之士自左丘明以下僅二十餘人而介甫亦與焉嗚呼以此論介甫庶幾得其平耳

附原刻任少海稿序　王九德

德少時讀鄉賢高蘇門所叙任文抄略葢稱固陵先生始舉進士奉大對今上親題其文直詞絶識名冠海内當是時蘇門已即世不可問矣德問之東都士大夫乃

知固陵先生者今虛陵洞天隱君子任霞父也後來德歷
官司寇司徒則又見薦紳中亟稱任先生在世宗朝以
清修方正著聞初從翰林改吏部為考功大夫骨鯁自
持不與權貴人通關節其考察去者多勢力門下人或
嘗先事以姓名相請託者一切皆罷去不問以故權門
多按劍疾之如讐及皇太子出閣講學先生奉廷推
稍遷宮坊司直兼史館經筵官時號得人獨按劍者滋
藉寵靈悒悒不能釋常欲嗾私人持公短奏上竟無所

得先生聞之但笑其嘗抱琴出關遊黄葉寺坐聽梵塔風鈴如聞天樂持斗酒相勞三日不能歸又嘗欲掛冠宣武門浮海上尋安期生是其所短而時人未之知也遂毅然抗疏乞骸骨辭甚懇至疏三上然後賜歸居無何聞前怙寵者就刑西市先生猶函辭數千里使人投鄱湖水上弔之有謂智伴泰相適逢上蔡之悲才近中郎偶蹈承家之恨其渾厚如此先生還山四十年間前後經中外薦剡者三十餘疏凡以高明見忌孤介難容

終與世圜方不相入不能用也嘉陵江上有山田數畒釣臺一區不足資口食而先生惟日坐草廬中彈琴著書澹然忘老德自出守茲土既嘗慕先生之高節而又篤愛其文章可以雄峙百代因命諸生就隱所求之見先生題其戶曰龎德公衣掛漢江雲已知身在風塵表魯仲連脚踏滄海水何用名垂天地間既無所用名則又安所用詩文為也諸生但得其漁蓑中逸稿數篇皆應世之作德不敢自私因叙而傳之行於世時

先生年九十不減丁壯云

任宫坊集序　歐陽德

始任子舉進士奉大對數陳政務憂時悼俗憤頑嫉邪剴切數千言今上嘉其忠親擢置高第始釋褐一旦名隱動京師羅子達夫程子舜敷楊子實卿唐子應德與任子友也余因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觀其詩文疇昔所憂憤熟數上前者往往見之乎辭予每讀一篇未嘗不慷慨三歎也任子操持砥礪其交遊必類已者其於浮

沉巧宦削觚而圓轉坦外而深中阿隨人意頡頏以取
世資者相疾視如讐於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太子司
直國史檢討官上駸駸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
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余抱痾林臥為憮然莫知所為
比一二歲余從蜀中人士聞任子杜門讀書家之有無
不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面時從幽人文士倘徉山水
摛藻鑄辭益工益富憂憤之情浸為恬夷或云任子殆
與世抹撥而翫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搆無所迫闢其中

故氣得其養平停而不形者耶言心聲也心以御氣氣以昌詞詞以宣志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焉是故媚世之士其志羣故其行隨其詞靡可與諧衆不可與入德翫世之士其志達故行靡檢柙詞無涯涘可與樂性不可與濟物憤世之士其志矯故其行狷其詞隘可與震俗不可與興化仁以為志道以為體渾然同物廓爾天遊和而不從介而不乖好惡忘已因應無常故其詞肆而不蕩貞而不偪厲而不猛優柔而不弛用志精一

之致然也君子曰夫志與其羣也寧蹻蹻而返之宜可以基德既其達矣於道也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而況日有造焉其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今行遠匪直以其訓足愛者於是其甥李子刻之首大廷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由此其基也任子名瀚字少海西陵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參江藩同任子之志者

伐檀集序 黄東

伐檀識始事也嘉靖丁亥大内將營仁壽之宫余由三楚撫臺擢貳冬卿以綜楚蜀貴筑之木政奉制維楠維杉維栢維櫃皆在次焉故曰始事云爾夫木譬則士也簡木譬則柄士焉余嘗陟戎瀘之岨永保之區思南石阡之岵見楠杉焉戛雲者陰數畝者阿娜扶踈者越嶽而綿谷匠石視焉卷曲棄震裂棄蠱竅而半斃棄繩曰正引曰度而可採者十四耳採而覆視焉擁腫棄疏理棄澤外而槁中又棄中梁棟而可獻者十四耳栢雖

不盡規以繩引然以礧砢偃亞棄者固多矣惟檀也理
楠而縝幹杉而勁姿栢而加貞修踰丈徑踰尺者列獻
籍焉夫楠杉鉅材也震裂螘竅不免也栢奇材也礧砢
偃亞不免也檀美材也宜無可簡也故曰譬則士焉耳
才鉅者節奇者器美者去繩引而能成業也乎哉詩曰
不素餐兮士之繩引也是故伐檀有君子之道焉因以
名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七